

1 飛機上遠望中央山脈（筆者攝）

心眼之旅

A Journey of the Spiritual Reflections

林麗雲 | Li-Yun LIN
新北市立板橋高中美術教師兼學務主任

立場

到日本旅行，並沒有遠行的疲憊感，卻有異地的風情。

第一次以工作人員的身分，踏上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國度；三個師長帶著三十幾個青少年，展開為期六天的交流旅行。如果我們有足夠的敏銳度，應該能蒐集到三十幾個不同的視野。這篇文章，僅豐厚其一。而即使是同一個人的思維，都可能透過幾個不同的內在角色定位，看到截然不同的事物，在此，我想以一個美術學人的角色，分享旅程中與美術教育相關的探索。

序

大伙兒在五點多就到學校集合，早晨的飛機，離開桃園才七點半。向東望去，台灣的山猶惺忪未醒，溫和的藍光召喚著久未上山的山客們。當我一細數中央山脈北一段山頭（圖 1），座旁的同學也一起興奮著，卻是為著不同的想像。我開始想念台灣，那分執著，牽扯著無數的情感與記憶，或是責任，放下，多難！愛台灣，不是口號，是因為在這塊土地上踩踏的每一個足跡，無法抹滅；離開台灣，或許更能看清楚在台灣的一個印記。



2 NANA 茶店 DM



3 異人館街上櫥窗

神戶馬賽克廣場 — 整體感

神戶市背山面海，自十二世紀後開港，十九世紀中期之後成為日本對外五大通商港口之一。1995年神戶大地震重創這個充滿異國風情的都市，然而重建後的神戶港別具風貌：原來的廢棄倉庫被改造成結合飲食與購物的舒適空間；向海處可見神戶塔、摩天輪、神戶港夜景，以天橋連接大型百貨公司。馬賽克廣場最吸引我的是隨處可見的植栽——橄欖樹。橄欖樹細長濃綠的葉片，點綴著紫斑綠底的果實，輕鬆地分布在琳瑯滿目的商店間，成功地形塑了廣場的優雅形象。馬賽克廣場後有一家 nana 抹茶專賣店，臨窗可見馬賽克廣場的大招牌，店內不過四、五坪，店方利用半透明性的布簾區隔空間，使原本的小地方被幢幢人影引出延伸感；布簾上設計著橄欖葉般的圖案，和餐巾紙的圖案相同，店主隨著季節設計不同圖案的菜單（圖2），並將設計原稿裱裝置於店內牆上。日本這個國家常被讚譽為「乾淨」的國家，她的乾淨，不僅來自於公共空間的清潔，更是無所不在的「細節」與「細節」之間的相互呼應而產生的整體感。

異人館之夜

第一天住宿的地點在緊臨六甲山餘脈的 ANA Crown Plaza，十年前為了探訪山岳畫家呂基正旅日時的生活，就從這個旅館後面爬上六甲山，這次竟入住這家豪華的飯店，也是當年省吃儉用的窮學生始料未及的吧！晚上九點，順著旅館旁幽雅的小徑拾階而上，夜裡楓葉落下時窸窣窸窣的聲音，像旅伴的呢喃，又像友人的呼喚，不管路燈再怎麼昏暗，讓人不禁向前走去。小徑通往的山腰上，矗立著已打烊的婚紗公司，櫥窗中打著燈光，燈光透過牆隙和玻璃窗，灑在和牆一樣高的水池上，水池上的落葉打著漩渦，繞行樹幹幾周後，沿著水勢落入山下那一片神戶夜景的燈海。

神戶「異人館」指的是開港通商後外國人居住的地方，這些迥異於日本風格的建築物，成了這一區最具看頭的賣點；他們選擇將異人館的「浪漫」包裝成情人的盛筵，婚紗公司處處林立（圖3），連英皇和英后冷漠的眼神似乎都有了一點沉默的淡淡愛意。如果愛情真是美的，它應該不會變色，不管是在黑夜、白天，或是今天、明天。然而，事實卻是：連結婚相簿都隨著晨昏變色，直到不堪回首。愛情美嗎？耐人尋味！



4 長田高校音樂課暖身操

長田高校藝術教育

長田高校是關西地區數一數二的高中名校，位於有一千八百年文化遺產的長田神社附近，校區依傍著郊山，從紅土跑道運動場可俯瞰開闊的景觀；以校區座落地而言，在地理與歷史雙方面都享有優渥的資源。入班觀察當天，雖未能直接見到美術課，卻從音樂課程當中看到藝術科目的一隅（圖4）。音樂老師要求所有的學生在開口之前，進行全身伸展運動，接著才開始發音練習、最後唱出歌聲。學生們在課堂上維持著輕鬆愉快的神情，也未私下聊天或做其它與課程不相關的事情。相較之下，台灣的狀況以極端者為多，一種是「嚴管老師」課堂上的嚴肅緊張，另一種是「不管老師」課堂上的鬆散隨便。長田高校音樂教室裏可能有一些台灣老師可以學習的地方。

環顧四周，教室裏沒有甚麼特別的設備，除了一般的課桌椅，一片普通的黑板，一台鋼琴、風琴、吉他，和簡單的打擊樂器，其它就是學生合唱演出的照片。老師在課間，也沒有甚麼花俏的招數，除了讓孩子們伸展肢體，和台灣的音樂老師一樣帶著學生練發音、唱歌、講解樂理和演唱的技巧；不一樣的只有：這個音樂老師從頭到尾都非常投入而自在，連在旁觀

察的我也很想隨著他的引導，一起加入唱歌的行列，因為他讓我覺得唱歌是件快樂的事情。

台灣的中等教育現場很明顯地出現了問題，所以政府從政策上改變，投入資金，將九年國教改為十二年國教；擬定各種計畫名目：領先、卓越、優質、均質、高瞻、未來、旗艦……名目不一，各校拚命地寫計畫，爭取經費，認真的老師除了教學，還要承接計畫、投稿，準備評鑑或被評鑑的所有書面資料，教室內換成無灰黑板筆，沒多久又多了白板、平板、液晶、藍芽、Wi-fi，多了很多東西，留下的卻是依賴心越來越強，專注力越來越弱的學生，和一群疲累不堪或準備提早退休的教師。

一個好的教育環境，從來就不可能是受迫而生的。根本的教育改良之道，在於找到適材適任的教師，他們不是因為工作穩定輕鬆而成為教師，而是確實認同教育工作的重要性，熱愛自己所教授的課程，因此在工作之餘還能不斷地自我充實，將所學所感誠懇地與學生們分享。然而，教育工作上並非總有這樣的教師，如同學生的家長並非總是支持對整個地球與人類都重要的教育課程，而更在乎眼前自家子弟能否成為萬人翹楚。換言之，改善教育體質的辦法在於改善社會功利風氣，沒有後者，投入再多的資金想改變前者，不過緣木求魚，甚至每況愈下。





5 長田高校茶道社表演



6 長田高校美術教室一角

長田高校美術環境

談到教育環境，長田高校一點也不前衛新穎，卻讓人驚豔。校長室內沒有一般台灣校長室內琳琅滿目的獎盃，而懸吊著不少明治時期日本東洋畫家和西洋畫家的名作，這些作品延伸至校園內多處角落。師生聚會的場所或者學生的社團空間總是會適時地出現相襯的書法作品（圖5），美術教室和台灣的一般美術教室沒有兩樣（圖6），不同的是展覽訊息的看板上總有著豐富的內容：日本畫家高橋由一、幕末戰爭圖展、莫迪里亞尼、維美爾、哥雅、巴洛克畫作展、羅塞提……。日本民族偏好觀看展覽的程度，從統治台灣五十年內所舉辦林林種種的大小展覽可窺見一斑：當時在美術方面舉辦的大型展覽如台展、府展的盛況，戰後也不易再見到。而觀看展覽的人走進美術館，往往不為了湊熱鬧或者趕新潮，可以從站在作品前靜靜凝視的老婦、上班族，或者輕聲詢問母親問題的幼兒表情上看到，對他們而言，看展覽是一種不同的生命體驗。進入展場就像走入另一個未曾見過的空間，他們跳脫了原本的局限，去揣摩另一種可能的價值與態度。

在台灣，各單位籌劃的大型展覽近年來激增，高

中生們看展覽往往為了應付老師給的作業，三兩成群的學生仔細保留票根以備檢查之後，就進入擁擠不堪的展場，也總是要看到說明牌，因而凝視展品的可能性即相對降低。

台灣普遍的美術教育自日治期開始，日本統治台灣的50年是台灣藝壇活力展現的時期：大小型展覽、畫會、寫生會、博覽會、畫家生平與創作理念、收購作品等活動是台灣日日新聞報導的焦點之一。當時美術是全民運動，一種現代公民的特質，被媒體關注的焦點；鄉原古統執教台北第三高女的學生們，就算不當畫家，也拚命地完成創作參展，所以他有陳進這樣傑出的弟子，也不意外。

曾幾何時，美術已經走入高處不勝寒的境界，高中生常說：「我的美術最差了，畫甚麼不像甚麼。」其實每一位美術老師都明白，美術絕不只是畫畫這件事而已，而畫畫這件事，也不一定要畫得像。如何找回學生們對美術的信心，從哪一個角度讓學生們重新關心美術議題，是這個時代美術老師們重要的課題之一。



7 西陣織員工織布場景



9 天龍寺庭園



11 天龍寺一角



8 西陣織展覽室



10 天龍寺寺務處紅衣達摩像



12 琵琶湖後柿園一角

京都美學

西陣織是京都為觀光客設立的織布廠，一樓定時邀請和服模特兒於伸展台表演，二樓販售商品。觀眾流連之際，常忽略了往三樓處參觀。轉角處，一位年逾七旬的婦女專心工作著（圖 7），牆上浮貼落地的大複製品——依屋宗達的國寶作品——風神雷神圖，而婦女編織參考的草稿亦為同圖。風神雷神圖原作藏於建仁寺，寄展於京都國立博物館，完成於 17 世紀初年；1658 年畫家尾形光琳臨摹此畫完成一對屏風，現收藏於東京國立美術館；1820 年酒井抱一完成的版本則收藏於出光美術館。畫家紹繼前人作品，而民間產業亦追溯名畫，以紡織的材料再創風神雷神圖。三樓的展示間收藏不少織品古物，潔淨妥善地安置收藏（圖 8），而這些圖案也是西陣織研發部的重要資材及圖案設計的靈感來源之一。日本人珍視文化資產，代代傳承，也能因著時代前移吸收新意，正是日本美術最吸引人之處。

天龍寺是位在京都嵐山的禪宗寺廟，被喻為「京都五大禪寺」之首。建於 1339 年，開山住持為夢窗疎石，目前的建築為明治時代重建物。天龍寺的地標「曹源池」是天龍寺裡保存最完整、久遠的景觀，乃開山夢窗設計。位於大殿後方的庭園，不規則狀的枯山水後，接著曹源池，掩映水旁樹影和遠山綠意，四季色彩鮮明，堪稱日本庭園美學的代表作（圖 9）。法井天堂內，近代畫家加山又造（1927-2004）根據夢窗國師原畫再作雲龍圖，自 1997 年迄今長期展出，畫中水墨渲染層次豐富，飛龍眼神靈動，乃天龍寺鎮寺名作。此外，寺中貯藏多幅紅衣達摩像（圖 10），具有禪宗畫的共同特色：造像簡潔，線條粗獷率性，其風格可溯及中國宋代畫家牧谿。

在京都，不管是在景點或者路途上不知名的地點，總是很容易發現美，因為這裡的自然和人造物，甚至當地的人，在這個歷史悠久的古都當中，都能融合成隨處可觀的風景（圖 11、圖 12）。



13 Miho 美術館餐點



14 Miho 美術館一角

Miho 美術館

往 Miho 美術館路上，放眼盡收鄉間自然風光，小溪潺潺，綠影幢幢，錯落著幾處有機教學農場，可以想見這座私人美術館一開始設計的理念為何是「桃花源」。美術館外的餐廳名為桃谷，提供的套餐竟清一色是素食（圖 13），餐具皆為手工陶藝品，食物清爽不油膩，好像為進入世外桃源做準備，腸胃也要脫俗。進入美術館本館前，一定要經過數百公尺的黝暗通道，讓觀者體驗武陵人穿越山洞的心情。美術館建築百分之八十埋在地底，而以三角形為主的多種幾何結構完成透空採光（圖 14），觀眾不會感受到身於地底的狹迫感，卻有遺世獨立，笑看世間的局外人立場。建築師正是鼎鼎有名的貝聿銘，具有華人血統的西方建築師，被邀請至東方設計一個展出世界性藝術品的常設展覽館，誕生出揉合現代與古典，東方與西方的建築藝術品。

沒有終點的旅程

美的感動無法盡載於筆墨，也無法長留心中，卻可以因理智的思辨淬鍊成生活哲學。以往我嚮往旅程，因為新鮮感，因為會有許多的感動，而過往數十年的國外旅行經驗，如今碎成片片的記憶，偶爾跳出腦海，帶來餘韻。除此之外，卻不能對現實的生活造成甚麼影響。現在我不再為滿滿的出入海關戳記而自豪，也不再追求異地的新鮮感，然而，如果有任何機會走上旅程，會再次思考旅行的意義：生命的旅程沒有終點，每一段旅程卻不停地迎向我，那麼，我打算怎麼面對它？

寫這篇文章，就是我選擇面對旅程的一個方式，透過文字，把所走過的，再想一次，希望它能進入美術教學當中，也啟動學生對自我生命的思考之旅。

（本文圖片攝影：林麗雲）